后唐德妃墓志考释

——兼论辽墓的“中朝轨式”

崔世平

关键词：后唐德妃　墓志　伊氏家族　怀美州　中朝轨式

KEYWORDS: Defei of Later Tang　Epitaph　Family of Yi　Huaimeizhou City　Rules and Patterns from the Dynasty in the Central Plain

ABSTRACT: The Epitaph of the Defei of the Later Tang introduces the Family of Yi and depicts the life of Defei. The Emperor Zhuangzong of Later Tang, Li Cunxu, married Madam Yi when defending his fief. Madam Yi was first conferred the title of the Madame of the Yan State and then the title of Defei. Afterwards, the emperor lost his interest in Defei, which made Defei turn to the belief of Taoism and keep herself away from the government affairs. The Huaimeizhou City, where the tomb of Defei situates, is not the Huaizhou City Ruins, but the city built by Yelv-deguang for settling the captives during the Tianzan and the Huitong eras. The tomb structure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funeral objects indicate the adoption of the burial rules and the patterns from the Dynasty in the Central Plain and show the influence of the burial customs from Hebei area.

《考古》2016年第3期刊载了《内蒙古巴林左旗盘羊沟辽代墓葬》发掘简报，据出土墓志记载，墓主为后唐庄宗德妃伊氏[1]。发掘简报提供了德妃墓志拓本，墓志首题“大契丹国故后唐德妃伊氏玄堂志并铭”，志文共33行，1379字。发掘简报执笔者马凤磊先生又另文发表了墓志拓本和录文，并就德妃家世及德妃与后唐庄宗李存勖、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关系等进行了探讨[2]。由于德妃墓志涉及的伊氏家族和德妃生平、历史地理、丧葬制度诸问题仍有进一步阐释的空间，本文谨参考墓志拓本和马凤磊录文（引用志文与马氏录文不同者随文注明），就这几方面展开讨论。

一、伊氏家族和德妃生平

据墓志，德妃伊氏薨于辽太宗会同五年（公元942年），享年六十一，则她约生于唐僖宗中和二年（公元882年）。后唐庄宗李存勖在藩时迎娶伊氏，后渐封为燕国夫人、德妃。同光四年（公元926年）明宗兵变，庄宗驾崩。明宗遣散庄宗后宫，“特颁睿泽，令归汾晋”，德妃被遣归太原。清泰三年（公元936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来助石敬瑭夺取政权，退兵时将德妃掠走，安置于怀美州。德妃在契丹“旋经七载”，卒后葬于怀美州东三十里。

《元和姓纂》卷二“伊”姓条曰：“帝尧伊祁氏之允。裔孙伊尹，名挚，相汤；生陟奋”[3]。《三国志·蜀书·伊籍传》载伊籍为山阳人，蜀昭文将军，曾与诸葛亮、法正等五人共造《蜀科》[4]。德妃志文“其先山阳人”、“相殷负鼎”及铭文“相殷道著，仕

崔世平，广州市，510632，暨南大学历史系。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蜀名扬”，即追溯商代名臣伊尹和蜀汉的伊籍为祖先。

墓志曰：“曾祖讳慎，奉义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南充郡王”。伊慎在两《唐书》中均有传，可与德妃墓志互证。据相关传文，伊慎出身军旅，曾参与讨平大历八年岭南衙将哥舒晃之乱和建中二年梁崇义之乱，又参与破李希烈之役，官至奉义军节度使、检校右仆射。宪宗即位，入真拜右仆射。元和二年，转检校左仆射，兼右金吾卫大将军。因赂第五从直求镇河中，贬右卫将军。元和六年卒，赠太子太保[5]。唐人权德舆所撰《唐故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右卫上将军南充郡王赠太子太保伊公神道碑铭》载伊慎于元和六年十二月薨于光福里，“明年夏五月庚申，葬于万年县某原”。又曰“公之息男十六人，其冢嗣曰宥，左领军卫将军押右神策军牙门之职”[6]。可知伊慎有十六子，伊宥为嫡长子。伊宥事迹见《旧唐书·郗士美传》：“贞元十八年，伊慎有功，特授安黄节度。二十年，慎来朝，其子宥主留事，朝廷未能去”[7]。墓志言德妃祖名宗（马凤磊录文断句误作“宗守”，将“守太原府少尹”之“守”属前），曾历官守太原府少尹、晋州刺史（马凤磊录文误作“泸州刺史”）、刑部尚书，与伊宥经历不同，当是伊宥之弟。

墓志曰：“烈考讳广，光禄大夫、检校司徒、上柱国、临汾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又除忻州刺史，考满又除汾州刺史……乾宁年随太祖武皇帝问罪幽蓟，经阵不回。庄皇帝追赠太保”。墓志所载德妃父伊广生平与史书所载略同。《旧五代史·伊广传》载：“伊广，字言，元和中右仆射慎之后。广，中和末除授忻州刺史，遇天下大乱，乃委质于武皇。广襟情洒落，善占对，累历右职，授汾州刺史。时武皇主盟，诸侯景附，军机缔结，聘遗旁午，广奉使称旨，累迁至检校司徒。乾宁四年，从征刘仁恭，武皇之师不利于成安寨，广殁于贼。有女为庄宗淑妃（当为德妃之误）。子承俊，历贝、辽二州刺史”[8]。

墓志文体一般由前面的序文和后面的铭文构成，德妃墓志的独特之处在于，铭文结束之后，又增加了一段人物题名，题名前半部分是德妃亲属，后半部分是她的侍卫和随从人员。其中德妃亲属题名为：“弟邓州节度副使、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承杰，妹张郎妇三十三娘子，侄男遒哥、税哥、塞哥、十一哥、顒哥，妹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张继员，外生张仁宝”。

德妃弟承杰，官职履历与《旧五代史·伊广传》记载的承俊不同，二人当为兄弟。侄男遒哥等五人，应是承杰之子。外甥张仁宝当是其妹三十三娘子与妹婿张继员之子。墓志未刻承俊之名，而史书未载承杰等人，可能是因为承杰等人与德妃同在太原，所以一起被耶律德光掠到了契丹，而承俊不在太原，得以留在中原，从此伊氏家族分居两国。

岑仲勉先生在《唐人行第录》“自序”中指出白居易排行二十二，韩愈排行十八，都是联从祖兄弟为排行。不但男性，女性也是如此[9]。德妃之妹名三十三娘子，三十三应是其在伊宥、伊宗兄弟的孙辈中的行第。伊宥一代就有兄弟十六人，两代之后家族人口更多，排行三十三毫不奇怪。

伊慎曾“赂第五从直求镇河中”而失败，其子伊宗任守太原府少尹，又迁晋州刺史，是伊氏家族任职河东地区的开始。伊慎薨于长安光福里，葬于万年县，伊宥任职于神策军，显然都居住在长安。伊氏“世为晋阳人”，可能是从伊宗这一支才开始的。伊广又因任忻州、汾州刺史，与李克用通婚，成为河东军事集团的一员。伊氏家族在河东地区经过两代经营，已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地方家族，故成为李克用拉拢的对象。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墓志载："庄皇帝当在藩宣，闻其令淑，有慕姬姜之德，遂成牢卺之欢，自后凡有出征，无不同迈。适值大燕背义，全晋兴师，数载攻围，一朝屠下，旋当振旅，爰义钟恩，遂加燕国夫人"。据志文难以判断李存勖迎娶伊氏的具体时间。伊广乾宁四年（公元897年）从征刘仁恭而死，德妃应成婚于乾宁四年之前伊广在世时。马凤磊也认为"至少在公元897年，伊氏已和李存勖成婚，推算其年龄，当时伊氏年十五岁"。

伊氏"加燕国夫人"是在因"大燕背义"而引起的伐燕战争胜利之后。马凤磊认为"大燕背义"是指乾宁三年、四年刘仁恭两次拒绝李克用征兵一事。乾宁元年李克用占据幽州，次年以刘仁恭为幽州留后。乾宁三年十一月，"武皇征兵于幽、镇、定三州，将迎驾于华下。幽州刘仁恭托以契丹入寇，俟敌退听命"。乾宁四年七月，"武皇复征兵于幽州，刘仁恭辞旨不逊，武皇以书让之，仁恭捧书谩骂，抵之于地，仍囚武皇之行人"。于是，李克用在八月举兵征伐刘仁恭。九月辛巳，攻安塞，德妃之父伊广死于此役。九月"甲午，师次代州，刘仁恭遣使谢罪于武皇，武皇亦以书报之，自此有檄十余返"[10]。可见乾宁四年对幽州的战事只有短短两个月，只发生一次战斗，远达不到"全晋兴师，数载攻围"的程度。当时李克用南有朱温，西有李茂贞、韩建，没有精力发动对幽州的长期战争，一旦刘仁恭谢罪就适可而止了。

李存勖时期，因刘仁恭之子刘守光的一系列狂妄之举导致晋燕之间的大战。天祐八年（公元911年）"八月甲子，幽州刘守光僭称大燕皇帝，年号应天"。"十月，幽州刘守光杀帝（李存勖）之行人李承勋，忿其不行朝礼也"。十一月，燕人侵易定，王处直向庄宗告难。"十二月甲子，帝遣周德威、刘光濬、李嗣源及诸将率蕃汉之兵发晋阳，伐刘守光于幽州"[11]。天祐十年十一月，李存勖亲征幽州，十二月，擒刘守光而班师[12]。这次战争动用了周德威、刘光濬、李嗣源等名将和大量蕃汉军队，跨越三年时间，实可谓"全晋兴师，数载攻围"。由"凡有出征，无不同迈"之言可知，伊氏此时当在军中，故"旋当振旅，爰义钟恩，遂加燕国夫人"。在班师之际，伊氏被封为燕国夫人，时间是天祐十二年十二月。马凤磊将伊氏被封为燕国夫人的时间系于天祐五年李存勖继立时，显然有误。

刘仁恭被李克用任为幽州节度使，却两次拒其征兵，还捧书谩骂，囚其使者，确为背义之举，但墓志中的"大燕背义"，并非指此事。首先，幽州虽简称"燕"，却称不上"大燕"，"大燕"是指刘守光称大燕皇帝的大燕国。其次，"背义"也不是刘仁恭对李克用的背叛，而是刘守光对李存勖或后唐的背叛。幽州是李存勖灭梁的后顾之忧，刘守光称帝，恰好给李存勖提供了奉辞伐罪的正当理由。早在天祐八年三月，"己丑，镇、定州各遣使言幽州刘守光凶僭之状，请推为尚父，以稔其恶。乙未，帝至晋阳宫，召监军张承业诸将等议幽州之事，乃遣牙将戴汉超齎墨制并六镇书，推刘守光为尚书令、尚父，守光由是凶炽日甚，遂邀六镇奉册"[13]。可以说是李存勖有意纵容刘守光，诱其"背义"，然后倾全晋之力灭之。

墓志说德妃"擅殊欢于绮阁，专厚宠于椒房"，塑造了她深受庄宗宠爱的形象，事实并非如此。"庄宗攻梁军于夹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宠专诸宫，宫中谓之'夹寨夫人'。庄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从军。其后，刘氏生子继岌，庄宗以为类己，爱之，由是刘氏宠益专，自下魏博、战河上十余年，独以刘氏从。刘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他嫔御莫得进见"。"同光二年四月己卯，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册刘氏为皇后……韩夫人等皆不平之，乃封韩氏为淑妃，伊氏为德妃"[14]。《新五代史·符道昭传》载其战死夹城的时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间是开平二年[15]，则庄宗得侯氏是在开平二年（公元908年）。侯氏获宠后，伊氏就失宠了，她被封为德妃也是庄宗平衡后宫矛盾的结果。从墓志和史书记载看，德妃无子，这应是她失宠的原因之一。

《新五代史》卷十四："明宗立，悉放庄宗时宫人还其家……而韩淑妃、伊德妃皆居太原，晋高祖反时，为契丹所掠"[16]。德妃被遣后住在太原，因为伊氏家族聚居太原。耶律德光册立石敬瑭之后，于天显十一年（公元936年，即后唐清泰三年）十二月庚寅，发太原[17]，这也应是二妃被掠走的时间。

墓志铭文后题名的后半部分为："道门判官刘知远，元随姨媪，押衙军将、内知密梁□恩，留住，荣哥，小女，女子，记记，阿李，师姨志坚，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王敬珣，知宅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张彦頵，押衙张廷诲，军将李从宝，小底十一、赵九、三闰，厨使辛彦军"。

德妃归太原后开始倾心道教，"始愿披戴，永弃荣华。霞帔星冠，虔奉焚修之事；忘情涤虑，期归清静之门"。"道门判官刘知远"可能是管理道教的契丹官员。《翻译名义集·七众弟子》："比丘尼称阿姨、师姨者"[18]。"师姨志坚"应是法名"志坚"的比丘尼。这说明德妃在契丹不仅继续信仰道教，而且还信仰佛教。

德妃墓出土了一件鎏金银执壶（MD：5），壶底一侧边缘錾刻"德妃宅"三字，底中部刻"伊"字，可知德妃居所虽被墓志美称"宫苑"，实际等级只是"宅"。墓志所刻"知宅使"应是管理德妃宅的官吏，"押衙军将"应是负责守卫德妃宅的武官，"小底"、"厨使"等可能是负责照顾德妃起居的著帐户。署名于墓志者，或为德妃的亲属，或是与德妃宅的管理、守卫有关的官吏，还有佛道宗教人员，由此也可窥见德妃晚年的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

德妃除了虔心于宗教以度日外，也并非完全不问世事。天福八年春正月辛巳，"后唐庄宗德妃伊氏自契丹遣使贡马"[19]。德妃向后晋贡马，应是得到了契丹的授意，是契丹和后晋交聘活动的一部分。

二、德妃墓志所见怀美州略考

墓志载德妃"以会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薨于怀美州本宫之正寝"，"以会同六年七月六日葬于州东三十里"。怀美州，史书无载。发掘简报"结语"说德妃"居住在怀州（墓志称为'怀美州'）"，是将怀美州视为怀州的异称。《辽史·地理志一》曰："怀州，奉陵军，上，节度。本唐归诚州。太宗行帐放牧于此。天赞中，从太祖破扶余城，下龙泉府，俘其人，筑寨居之。会同中，掠燕、蓟所俘亦置此。太宗崩，葬西山，曰怀陵。大同元年，世宗置州以奉焉"[20]。怀州是辽世宗于大同元年（公元947年）为太宗怀陵所置的奉陵邑，设州时间比德妃之死晚5年。按《辽史·地理志》之说，先有怀陵后有怀州，怀州之名得自怀陵；而据德妃墓志，怀美州在辽太宗时便已存在，早于怀州之设。

目前学界已确认今内蒙古巴林右旗的岗岗庙古城就是辽怀州城故址[21]。发掘简报云德妃墓西南距辽怀州城址6.8公里，而墓志载德妃葬于怀美州东三十里，如果怀美州即是怀州，这两个里程应大体相符。据胡戟研究，唐代里制有大里、小里，大里用于度地，一里约为531米；小里用于测晷景，一里约为442.5米[22]。五代时期，计算里程大致应按唐大里，唐三十里约相当于15.9公里，是6.8公里的两倍多。德妃墓中出土了一把鎏金铜尺（MD：9），长34.1厘米。如以此尺为准，五尺为一步，三百六十步为一里，那么一里约为613.8米，三十里相当于18.4公里，超出6.8公里更多。从与德妃墓的距离来看，怀美州似乎也不在今怀州故城。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德妃墓在怀美州东三十里，暂且按15.9公里计。而据简报，德妃墓又西距辽怀陵5公里，可以推测怀美州应在怀陵以西10.9公里左右。《中国文物地图集》显示怀州故城在怀陵正南略偏西方向[23]，那么大致可以推测怀美州应在怀州故城以西或西北方向10公里左右。

怀美州如果不是怀州，那应该是什么性质的州？我们认为，怀美州可能是辽太宗的斡鲁朵属州。辽代皇帝的宫卫称为斡鲁朵。《辽史·营卫志上》："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崩则扈从后妃宫帐，以奉陵寝。有调发，则丁壮从戎事，老弱居守"。"国阿辇斡鲁朵，太宗置。收国曰'国阿辇'。是为永兴宫，初名孤稳斡鲁朵，以太祖平渤海俘户，东京、怀州提辖司及云州怀仁县、泽州滦河县等户置。其斡鲁朵在游古河侧，陵寝在怀州南三十里。正户三千，蕃汉转户七千，出骑军五千。州四：怀、黔、开、来"[24]。太宗的国阿辇斡鲁朵下辖四州中已有怀州，与《辽史·地理志一》所载世宗时才设立怀州的记载相矛盾。按《辽怀州怀陵调查记》所言，怀陵在怀州故城北6里（3公里）[25]，而此处说怀陵在怀州南三十里，与实际方位、距离都不符，因此这条记载的可信度值得怀疑。我们推测，《辽史·营卫志上》所载太宗斡鲁朵下的"怀州"可能就是德妃墓志所载的"怀美州"。正因为怀美州本是太宗斡鲁朵属州，太宗才会将包括德妃在内的俘户安置于此。

怀美州和怀州故城相距很近，两者应有特殊关系。按《辽史·地理志一》所载，怀州本为唐归诚州，辽太祖天赞年间，耶律德光在此筑寨安置扶余城、龙泉府俘人（太宗国阿辇斡鲁朵构成人户中也包含了太祖平渤海俘户），辽太宗会同年间，又将掳掠的燕、蓟人口置于此地。在大同元年置怀州之前，此地已经聚居了大量人口。考古工作者考察了怀州故城遗址，发现城内建筑主要分为宫殿、皇家庙宇和官署区，未规划安置居民的住所，居民区分布于城北门外的空旷地区。此外，在居民区外围山坡上设有专门的平民庙宇区[26]。我们推测，怀美州就是天赞、会同年间耶律德光设寨安置俘人之地，随着人口的增加，升级为州，隶属于太宗斡鲁朵。世宗为怀陵所置的奉陵邑怀州，是另在怀美州附近，即今怀州故城所在地选址兴建的。由于怀美州渐被史籍遗忘，后人遂将唐归诚州和辽太祖、太宗时安置俘人的寨都当成了怀州的前身。《辽史·营卫志》也以后出的怀州代替了太宗斡鲁朵所属的怀美州。太宗死后，其斡鲁朵转为奉陵邑，怀美州可能隶属于怀州。1986年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砖厂出土了天庆八年（1118年）鲜演大师墓碑，碑文载其"家族系于怀美之州，俗姓出于陇西之郡"[27]，说明怀美州可能在辽代晚期仍然存在。

三、德妃墓葬形制与"中朝轨式"

墓志载，辽太宗"旻颁诏命，俾创松楸，内密典丧大臣，藏事依中朝之轨式，表上国之哀荣"。"中朝"一词有朝廷、中原、中原王朝等涵义，与"边地"对举时，往往指中原或中原王朝。《旧五代史·赵莹传》："契丹主迁少帝于北塞，莹与冯玉、李彦韬俱从……周广顺初，遣尚书左丞田敏报命于契丹，遇莹于幽州。莹得见华人，悲怅不已，谓田敏曰：'老身漂零，寄命于此，近闻室家丧逝，弱子无恙，蒙中朝皇帝倍加存恤'……莹初被疾，遣人祈告于契丹主，愿归骨于南朝，使羁魂幸复乡里，契丹主闵而许之"[28]。赵莹对汉使称中原王朝为"中朝"，对契丹主称中原王朝为"南朝"，可能"中朝"是在契丹的汉人之间对中原王朝的称呼。德妃墓志撰者王晓应该也是这样的汉人，因此在墓志中称伊氏为"中朝右族"，又说辽太宗"乃将德妃，来归上国"，分别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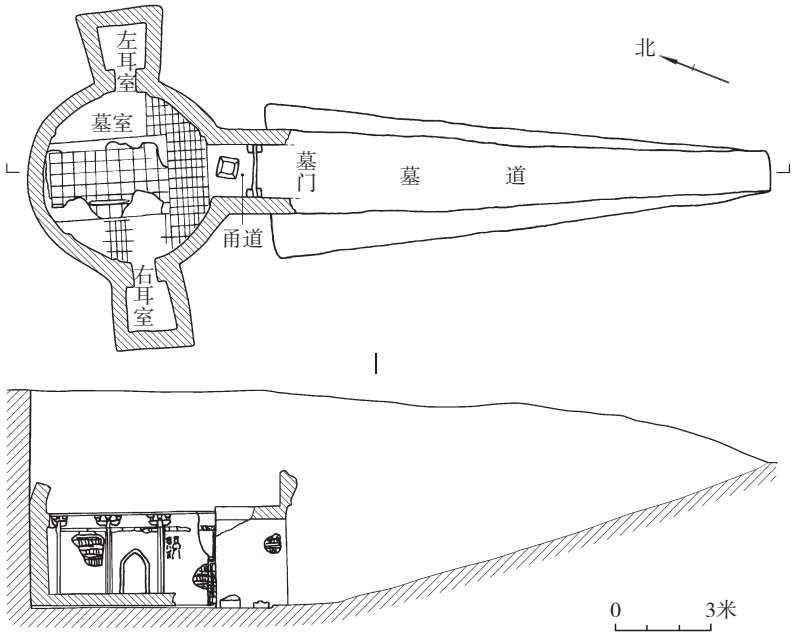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朝与上国指中原王朝与契丹。

轨式，即规范、法式。“藏事依中朝之轨式，表上国之哀荣”，即按照中原王朝的丧葬礼仪规范安葬德妃，以示契丹对她的尊崇。直接体现“中朝轨式”的，除了已经看不见的丧葬礼仪外，还应包括今天尚能看到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组合。德妃墓为圆形仿木构砖雕壁画墓，由斜坡墓道、墓门、甬道、主室、耳室组成，全长23.7米。墓门上部砖砌仿木结构的屋檐建筑。墓门两侧砖砌立颊，门额上方砌门簪两个，并影作阑额、普拍枋，其上置斗栱三朵。斗栱之上为撩檐、檐椽、板瓦、滴水等。主室平面呈圆形，直径5.6米，左右各有一梯形耳室。主室周壁用雕砖砌出倚柱9根，上承斗栱，倚柱间有砖砌阑额。壁面绘壁画，仅存东耳室门南侧两汉装男侍。主室中部偏北有一砖砌小帐基座，原有木制小帐（图一）。

文献记载契丹葬俗原为树葬，不作冢墓。《隋书·契丹传》：“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之后，乃收其骨而焚之”[29]。《旧唐书·契丹传》：“其俗死者不得作冢墓，以马驾车送入大山，置之树上，亦无服纪”[30]。立国前后，受汉人影响，契丹人逐渐开始修建冢墓。董新林先生将辽代墓葬分为四期。第一期为太祖、太宗阶段，墓葬形制秉承辽地唐代流行的风格和特点，以圆形“类屋式墓”为主，还有弧方形和方形类屋式墓。墓葬壁画题材和人物形象、服饰特点都继承唐代的风格。第二期为世宗、穆宗、景宗阶段，是辽代墓葬特点初步形成的时期，流行圆形和方形、长方形类屋式墓。第三期为圣宗、兴宗阶段，仍以圆形和方形、长方形类屋式墓为主，出现多角形类屋式墓。第四期为道宗、天祚帝阶段，以多角形类屋式墓为主，也有圆形和方形主室[31]。德妃墓处于第一期的末段，其墓葬形制体现出晚唐河北地区墓葬的影响。

圆形墓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山东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的圆形石室墓[32]。唐代初期，河北道北部也出现了大量圆形砖室墓，如辽宁朝阳地区的贞观九年张秀墓[33]，此后有咸亨三年勾龙墓[34]、咸亨四年左才墓[35]、天宝三载韩贞墓[36]等。这些墓葬的主室或带耳室，或无耳室。张秀墓、勾龙墓都无耳室；韩贞墓有两个圆形耳室（图二），位置与德妃墓接近，不同的是德妃墓耳室为梯形。朝阳地区的圆形墓逐渐向南传播，河北道南部也出现圆形墓，如董满墓[37]、大中元年纪公夫妇墓[38]、大中十三年董庆长夫妇墓[39]、咸通六年何弘敬墓[40]等。河北地区唐墓以圆形砖室墓较多，常用仿木构砖雕装饰，在墓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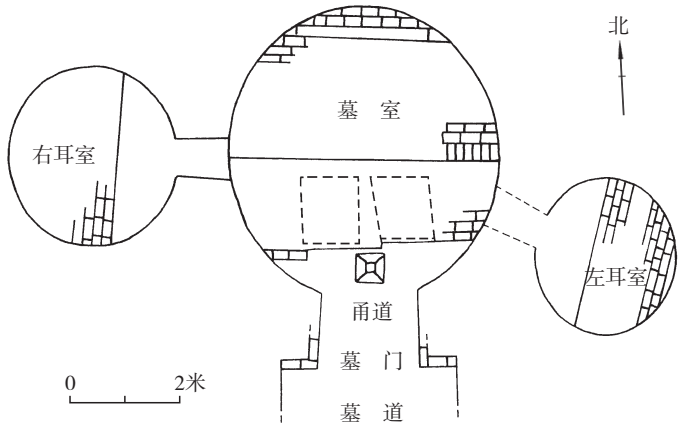


图一　德妃墓平面、剖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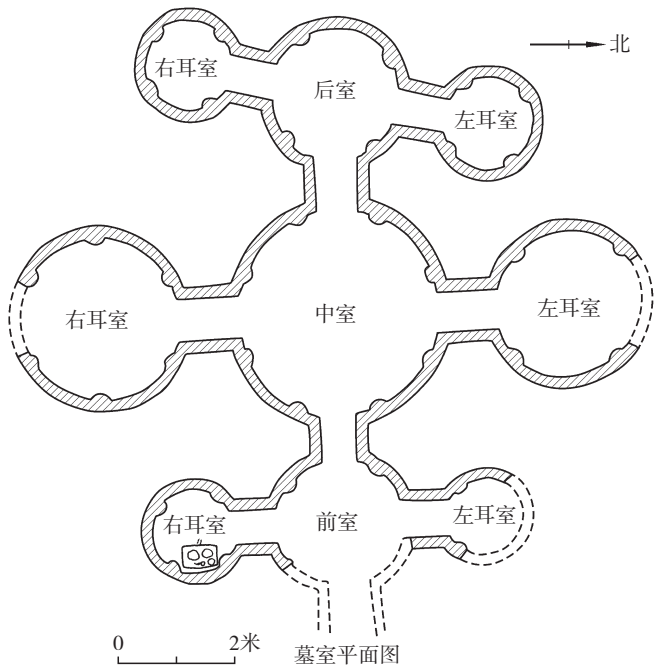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部用砖砌筑门楼，在墓壁砌出砖柱、斗栱、假门、直棂窗和桌椅灯檠等家具。圆形墓室和仿木构砖雕装饰，都是河北地区唐墓的典型墓葬因素[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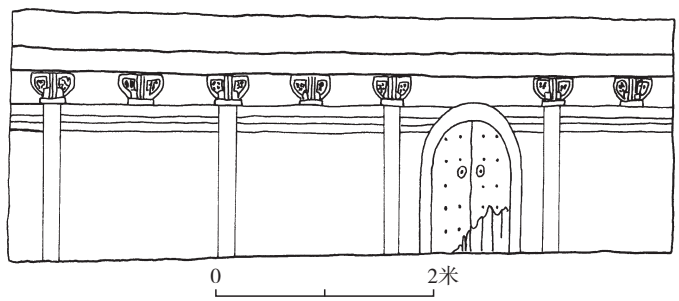
五代时期，河北地区圆形墓室和仿木构砖雕等墓葬因素除了在本地延续外，还传播到其他地区。与德妃墓形制最接近的同时期墓葬有成都后蜀孟知祥的和陵、北京辽赵德钧墓等。孟知祥死于后蜀明德元年（公元934年）七月，和陵应建于此时，略早于德妃墓。和陵形制为圆形主室附两个圆形耳室，与韩贞墓相似[42]。孟知祥是河北邢州人，故使用了有河北特征的墓葬形制。北京南郊辽赵德钧及其夫人种氏合葬墓，分前、中、后三个圆形主室，每个主室左右又有两个圆形耳室，共九室，墓壁有砖砌立柱、阑额、柱头枋、斗栱等[43]（图三）。墓葬形制虽然复杂，但仍是从唐代河北地区圆形多室墓发展而来的。赵德钧为幽州人，降辽后任卢龙军节度使，封北平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夏卒于契丹。发掘简报推测赵德钧墓是在天福二年之后几年修建的，应比德妃墓稍早或同时。



图二 韩贞墓平面图



墓室平面图



后室左耳室墓壁展开示意图

图三 赵德钧墓平面及后室左耳室墓壁展开示意图

后唐以洛阳为都城，大量河北人来到洛阳，也带来了河北地区的丧葬文化。洛阳地区发现的五代时期圆形仿木构建筑砖雕壁画墓，有伊川后晋孙璠墓[44]、洛阳龙盛小学壁画墓[45]、洛阳邙山镇营庄村壁画墓[46]、洛阳道北五路壁画墓[47]、孟津新庄壁画墓[48]和伊川后晋李俊墓[49]等。以孙璠墓为例，此墓为砖砌圆形单室墓，直径5.02～5.08米（图四）。墓壁为砖砌仿木结构，周壁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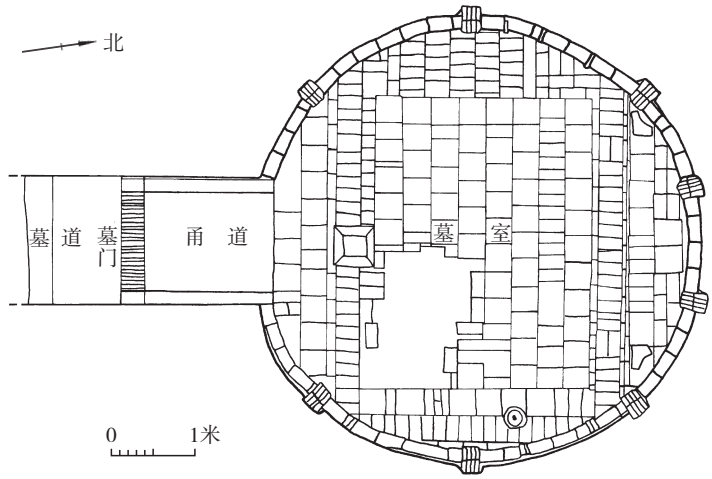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布八根方形抹角倚柱，柱上承铺作，柱间为阑额。柱间八个壁面砖砌灯檠、小桌、注子、盏及托、凳、障日板、七棂窗、格扇门等。周壁柱头有“一斗三升”铺作八朵，斗栱上依次为撩檐方、檐椽、板瓦，墓顶绘星象图。孙璠墓年代为后晋天福五年（公元940年），李俊墓年代为开运三年（公元946年）。洛阳地区的其他五代圆形砖雕壁画墓与这两座纪年墓形制相似，多数应是后晋墓葬，说明后晋是洛阳地区接受河北墓葬因素的重要时期。这批圆形砖雕壁画墓代表了与德妃墓同时期的洛阳地区流行的墓葬形制。洛阳地区圆形墓均为不带耳室的单室墓，与德妃墓带耳室的形制不同，因此德妃墓的形制可能不是直接源自洛阳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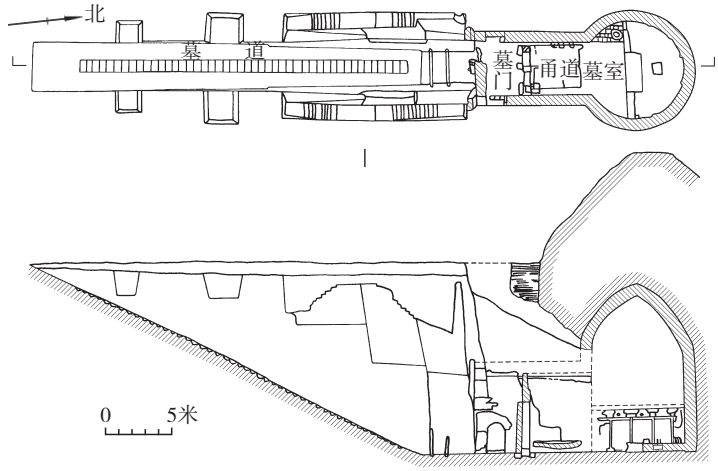
德妃墓形制被称为“中朝轨式”，反映了在当时契丹人看来，这种圆形仿木构建筑砖雕壁画墓是中原王朝墓葬的代表。这种认识的形成，除了因赵德钧等上层汉人使用这种墓葬形制而造成的印象外，也与洛阳地区已经流行圆形仿木构建筑砖雕壁画墓有关。洛阳为后唐都城，又为后晋西京，是中原王朝的核心地区，洛阳地区流行的墓葬形制无疑构成了中原王朝墓葬制度的重要部分。

五代至北宋早期，中原王朝帝陵级别的墓葬也普遍使用圆形墓。后周恭帝顺陵由竖穴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墓室平面呈圆形，直径约6.2米，穹隆顶高约7米，墓室及甬道绘彩色仿木建筑构件和人物图像，墓顶绘星象图[50]。顺陵建于北宋初，仍可反映五代制度。宋太宗元德李后陵由斜坡带阶梯墓道、甬道和墓室组成（图五）。墓室平面呈圆形，直径7.95米，穹隆顶高12.26米。周壁砌抹角倚柱10根，柱间连以阑额，柱头砌仿木建筑的单昂四铺作斗栱。壁面上有桌椅、灯檠、衣架、门窗等砖雕装饰[51]。李后是真宗生母，咸平三年（1000年）祔葬宋太宗永熙陵西北。魏王赵頵墓为宋英宗永厚陵的陪葬墓，形制与元德李后陵相似，墓室圆形，直径6.54米，墓门为仿木构建筑形式[52]。后周皇室与北宋皇室使用圆形砖雕壁画墓，与他们出身河北集团有关，也显示了河北墓葬因素已成为中原王朝制度性的墓葬因素。

德妃墓多次被盗，清理出土的随葬品有



图四　孙璠墓平面图



图五　宋元德李后陵平面、剖视图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瓷器、银器、铜器、铁器、骨器、漆器、建筑饰件等。其中的青瓷碗、银执壶、银匜、银盏托、银盒、银茶匙和铁鍑等器物组成一套茶具，铁剪、鎏金铜尺是女红用具，两种形状的骨博具是休闲娱乐用具。这套随葬品组合也反映了汉人贵族的生活习惯，应和圆形仿木构砖雕壁画墓一样，属于“中朝轨式”的一部分。

德妃墓中没有出土鸡冠壶、提梁壶、瓜棱壶、鸡腿坛、马具等契丹特色的器物，但砖砌小帐基座上有木枋残段，说明使用了契丹贵族常用的葬具木制小帐。刘未先生认为：“契丹建国前后初创的贵族葬制，整体风貌有着浓厚的唐代特征，就局部内容而论，与河北北部地区晚唐墓葬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在整体设计思想方面则又尊重了契丹民族特点”[53]。德妃墓作为入辽汉人贵族的墓葬，则更多地表现出河北地区墓葬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契丹葬俗的影响，体现了“上国哀荣”的一面。

圆形仿木构建筑砖雕壁画墓在契丹被作为“中朝轨式”，其使用者由汉人扩展到契丹人，逐渐成为一种典型的契丹墓葬形制。德妃墓作为其渊源之一，明确了“中朝轨式”的内涵，有助于我们理解晚唐五代时期中原王朝墓葬因素对契丹的影响。契丹接受中原葬俗也与辽太宗以汉法治汉人的态度有关。《辽史·太宗纪下》：“（会同三年十二月）丙辰，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54]。两年后德妃去世，辽太宗下诏使用中原王朝的丧葬礼仪，也就不难理解了。

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长期处于藩镇割据状态，半独立于唐朝中央政权。五代后梁也只能使河北部分地区名义上服从，无法彻底收服河北藩镇。然而经过后唐的征服与统治，尤其是明宗的经营，河北地区逐渐消除了割据色彩，成为后唐的核心区之一，河北的士人也开始认同中央政权，这是中唐以来的重要变化[55]。德妃墓使用的“中朝轨式”，体现了河北墓葬因素的影响，而冠以“中朝”之名，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河北墓葬因素在中原王朝的制度化，也是河北地区的政治文化转型在物质文化上的体现。

注　释

[1] 赤峰市博物馆等：《内蒙古巴林左旗盘羊沟辽代墓葬》，《考古》2016年第3期。

[2] 马凤磊：《后唐德妃伊氏墓志铭释考》，《草原文物》2016年第2期。

[3] [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第93页，中华书局，1994年。

[4] 《三国志》卷三十八《伊籍传》第971页，中华书局，1964年。

[5] a.《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一《伊慎传》第4054～4056页，中华书局，1975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b.《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二《路嗣恭附路恕传》第3501页。
c.《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一《李皋传》第3638、3639页。

[6] [唐]权德舆撰，郭广伟校点：《权德舆诗文集》第271、2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7] 《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七《郗士美传》第4146页。

[8] 《旧五代史》卷五十五《伊广传》第863页，中华书局，2015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9] 岑仲勉：《唐人行第录》第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

[10] 《旧五代史》卷二十六《唐书二·武皇纪下》第406、407页。

[11] 《旧五代史》卷二十七《唐书三·庄宗纪第一》第430、431页。

[12] 《旧五代史》卷二十八《唐书三·庄宗纪第二》第437页。

[13] 《旧五代史》卷二十七《唐书三·庄宗纪第一》第430页。

[14] 《新五代史》卷十四《唐太祖家人传第二》第169、170页，中华书局，2015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15] 《新五代史》卷二十一《符道昭传》第249页。

[16] 《新五代史》卷十四《唐太祖家人传第二》第173页。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7] 《辽史》卷三《太宗本纪上》第40页，中华书局，1974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18] [宋]法云编：《翻译名义集易检》第40页，上海佛学书局，1935年。
[19] 《旧五代史》卷八十一《晋少帝纪一》第1249页。
[20] 《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第443页。
[21] 张松柏：《辽怀州怀陵调查记》，《草原文物》1984年第1期。
[22] 胡戟：《唐代度量衡与亩里制度》，《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
[23]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上册）第146页，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
[24] 《辽史》卷三十一《营卫志上》第362、363页。
[25] 同[21]。
[26] a.同[21]。
b.苗润华、张松柏：《辽怀州磴磴山寺庙遗址调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
[27] 刘凤翥等：《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第13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28] 《旧五代史》卷八十九《赵莹传》第1361、1362页。
[29] 《隋书》卷八十四《契丹传》第1881页，中华书局，1973年。
[30]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契丹传》第5350页。
[31] 董新林：《辽代墓葬形制与分期略论》，《考古》2004年第8期。
[32] a.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b.淄博市博物馆等：《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
[33]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朝阳隋唐墓发掘简报》，见《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
[34] 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市郊唐墓清理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1期。
[35]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朝阳唐左才墓》，见《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
[36] 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唐韩贞墓》，《考古》1973年第6期。
[37] 廊坊市文物管理所等：《河北文安麻各庄唐墓》，《文物》1994年第1期。
[38] 《海淀区太平路唐代墓葬》，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
[39]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近年发现的几座唐墓》，《文物》1992年第9期。
[40] 邯郸市文管所：《河北大名县发现何弘敬墓志》，《考古》1984年第8期。
[41] 崔世平：《河北因素与唐宋墓葬制度变革初论》，见《两个世界的徘徊——中古时期丧葬观念风俗与礼仪制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
[42] 成都市文物管理处：《后蜀孟知祥墓与福庆长公主墓志铭》，《文物》1982年第3期。
[43]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郊辽赵德钧墓》，《考古》1962年第5期。
[44]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等：《洛阳伊川后晋孙璠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6期。
[45]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龙盛小学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3年第1期。
[46]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芒山镇营庄村北五代壁画墓》，《洛阳考古》2013年第1期。
[47] 侯秀敏、胡小宝：《洛阳道北五路出土的五代壁画墓》，《文物世界》2013年第1期。
[48]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孟津新庄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洛阳考古》2013年第1期。
[49] 侯鸿钧：《伊川县窑底乡发现后晋墓一座》，《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2期。
[50] 李书楷：《五代周恭帝顺陵出土壁画》，《中国文物报》1992年4月5日。
[5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第3期。
[52] 周到：《宋魏王赵頵夫妻合葬墓》，《考古》1964年第7期。
[53] 刘未：《辽代墓葬的考古学研究》第16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54] 《辽史》卷四《太宗本纪下》第49页。
[55] 关于后唐时期朝廷对河北藩镇的经营及河北人士融入中原王朝的情况，可参考吴丽娛：《从敦煌〈新集杂别纸〉看后唐明宗时代河北州镇的地缘关系与领地拓展——〈新集杂别纸〉研究之一》，见《唐研究》第1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责任编辑　黄卫东）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